



当大侠没钱途，
还是做个小地主比较滋润！
且看史上最有潜质的一代贫苦侠女如何奔向小康，
美男幸福一手抓！



下

HAONVSHIBAJIA
花落重来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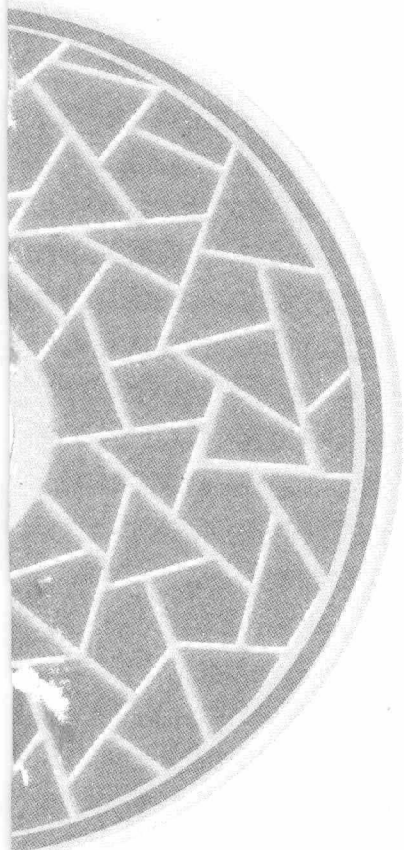
好女 十 贞 嫁

好女坑嫁

下

花落重来

HAONVSHIBAJ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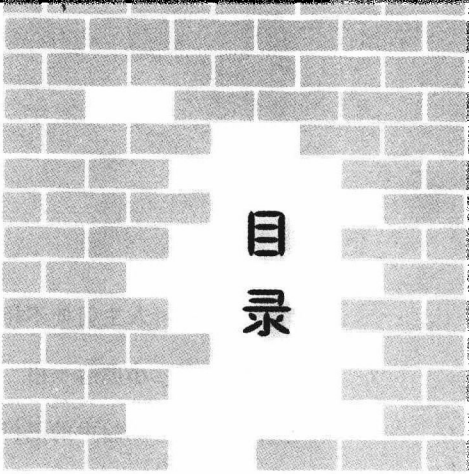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章 我要当家	1
第 二 章 初遇小正太	14
第 三 章 勤劳才能致富	27
第 四 章 宰的就是你	38
第 五 章 二叔也有三角关系	49
第 六 章 这个家不能待了	59
第 七 章 我们去浪迹天涯	72
第 八 章 有麻烦找上门来了	83
第 九 章 人在旅途过生日	96
第 十 章 田园生活好惬意	108
第十一章 风波乍起了	120
第十二章 大祸降临	132
第十三章 突围逃亡	144
第十四章 被陷害了	155
第十五章 真正的祸因	166

第十六章	人生何处不相逢	178
第十七章	小虎落平阳	190
第十八章	平静中的危机	202
第十九章	夜半惊魂刻	214
第二十章	出来混总要还的	226
第二十一章	丁小公子的身世和心思	236
第二十二章	京城和钱府	248
第二十三章	权高好办事	260
第二十四章	安家落户去	271
第二十五章	本姑娘没兴趣	283
第二十六章	赚钱比学武重要	293
第二十七章	徒弟被人抢了	304
第二十八章	光阴流水容易过	314
第二十九章	归来和麻烦	324
第三十章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335

下 册

第三十一章	清理门户和打抱不平·····	347
第三十二章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359
第三十三章	寻找试验品·····	370
第三十四章	牛皮糖少女·····	379
第三十五章	人间难得有情痴·····	390
第三十六章	每个人都有故事·····	402
第三十七章	旖旎的易容时光·····	413
第三十八章	明里暗里都要反击·····	423
第三十九章	公堂巧辩·····	433
第四十章	一波才平又起浪·····	443
第四十一章	恰似一股东风来·····	454
第四十二章	骨肉相见不相识·····	465
第四十三章	黄河岸边长夜漫·····	476
第四十四章	不一样的丁澈·····	489
第四十五章	人间自有真情人·····	501

第四十六章	醉里桃花迷情欲	512
第四十七章	暧昧的拍拖	524
第四十八章	合伙开饭店	534
第四十九章	情若要动谁能控	545
第五十章	迷茫和表白	556
第五十一章	齐心合力共创业	567
第五十二章	范岱归来合家团圆	577
第五十三章	平静生活总短暂	589
第五十四章	阴魂不散的义帮	599
第五十五章	侠义亲情孰轻重	610
第五十六章	深入虎穴探消息	622
第五十七章	信任和诺言	632
第五十八章	反攻之计	643
第五十九章	情丝绵不绝	655
第六十章	壮老太和怪老头	665
第六十一章	血战夏府	676
第六十二章	山城明月圆	686
番外	路上	701

第三十一章

清理门户和打抱不平

什么！台柱子飞燕、合德姐妹要走？

九月九日重阳日，城里城外的人们正忙着呼朋唤友地逛园林、赏菊喝酒，百灵阁内却大煞风景地再度召开了全体会议，当先而出的一对姊妹更让人感觉人情如深秋一般悲凉。范小鱼昨日才说如果有人要离开，她绝不阻拦，今日一早，百灵阁最早的元老飞燕、合德姐妹居然第一个提出要离去。台下众人顿时哗然。

谁都知道，东家这三年来对这对姐妹有多么信任和照顾，可以说，没有范小鱼，没有百灵阁，也就没有两姐妹的今日。范小鱼待她们从来不薄，现在她们居然提出要走，对深受范小鱼收容授艺之恩的众人来说，无疑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当下，台下纷纷传来各种指责，众人的目光也从往日的尊敬和羡慕，齐齐地转为了不屑和愤怒。

“东家，我姐妹二人承蒙东家不弃，这些年来得以在京城容身，并且有今日的地位。大恩大德我们姐妹没齿难忘。只是我们年岁已长，若再不回老家寻个归宿，我们那九泉之下的父母不能瞑目。所以，还请东家成全。”合德虽是妹妹，但因常反串男生，性格倒比姐姐稳重。她一手紧紧抓着已经羞得无地自容的姐姐，神色从容地为自己辩驳。

“就算如此，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走啊！”台下静默了一小会儿，才又传出一声低低的嘀咕。

“是啊，现在走了，我们的戏怎么办？《牛郎织女》才刚演出了一天。”没了主

角，戏就没法演；没法演，自家就没有收入。涉及自身和公家的两重利益，众人的声音又渐渐大了起来。

范小鱼却是轻轻一抬手，取出两姐妹的合同，让姐妹上前辨认真伪，然后素手一分，已将合同撕成了两半，沉静如水地道：“人各有志，我不想勉强。柳班主，你算一下该给飞燕、合德多少……”

见范小鱼真的如数算给姐妹应得的酬劳，还当众给钱，众人不由都面面相觑。至于心里头是嫉妒、羡慕、不平还是鄙视，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大家既然好聚，也就该好散。希望你们以后能好好地过日子。”范小鱼挥手让垂泪拜别的姐妹起身，淡淡地道，随后转目看向众人，“还有谁想走的，也可以一并提出。”

台下一阵静默。

“你们不会是怕我出尔反尔，给了钱，又留下人吧？放心，我不是那种人。”范小鱼微微一笑。

“合德（飞燕）拜别东家！谢谢东家。”

已经成为外人的合德拉了一把姐姐，拎着包了铜钱的小包袱走下台，低头避开睽睽众目，一步步走向已经敞开的大门。

“等一下。”就在姐妹俩快要走出大厅的时候，一个男声突然喊了起来。众人纷纷转目，见出声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子，眼里顿时都闪过一抹了然。

“弓大哥！”姐妹俩诧异地回头看着那张眉目清秀的面容。这个男子正是昨日顶替严先生的乐师弓和。

“我和你们一起走。”弓和白皙的面上有些潮红，忽然躬身向范小鱼长长一揖，“在下也请辞去，请东家恩准。”

“可以问一下，弓先生又是为什么要走吗？”范小鱼平静地问道。

弓和张了张口，似乎有些羞于启齿，但犹豫了一下，还是勇敢地说了出来，“在下本来就是浪迹天涯，无根无宿之人。两位姑娘的家乡离此千里迢迢，在下……在下不放心两位弱女子孤身上路，因此请辞护送两位姑娘回家。”

“弓大哥，这怎么可以！”面皮薄的飞燕立时娇颜飞红，又惊又喜。她身边的合德却冷淡地道：“多谢弓大哥的好意，我们姐妹心领了。我们和弓大哥无亲无故，这千里护送之事，实在麻烦不起。”

飞燕又羞又急，刚想拉住妹妹的手悄悄暗示一下，那弓和已一迭声地道：“不，



不麻烦，不麻烦……合德姑娘，你就让我保护你们吧！不管怎么说，你们两个毕竟是姑娘家，总是多有不便。”

见他那目光一丝一毫也没有落到自己身上，只看着妹妹，飞燕楚楚可怜的神情顿时僵住。再看合德，却见她也直直地看向弓和，飞燕的手足陡然冰凉起来，难道妹妹也喜欢他吗？

“东家？”见合德驻足不动，弓和脸上不由一喜，感觉底气一下子充足了起来，“请东家成全。”

“还有谁也要走的，一起站出来吧！”范小鱼却没有回答他，而是看向其他人。

台下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再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说句良心话，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谁，在没有来到百灵阁之前，都饱受生活艰辛和世俗歧视，从没想到自己能有如今的安定生活和受东家尊重的地位。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以他们的身份地位，放眼整个京师，还有比百灵阁更好的去处吗？

因此，不管是因恩情也好，因私利也罢，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了留下。剩下偶有心动的，见别人不开口，也不觉犹豫了起来。

“我再数十声，若是还没有人提出想走，那我就当大家都希望留下来了。”等了一小会儿后，范小鱼开始慢慢地数数。

十声已毕，曾经犹豫的一部分人最后还是选择了沉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范小鱼站了起来，郑重地向大家鞠了躬，然后把目光投到弓和身上，“我想请问一下弓先生，你之所以想离开百灵阁，只是因为想帮助合德姐妹吗？”

“是的，在下是真心实意想护送合德姑娘和飞燕姑娘回家。东家若是成全，弓和一生都感激不尽。”以为合德已经默许，弓和越发神采飞扬。

“这样？”范小鱼点了点头，下一瞬，语音却突然冰冷了起来，“既然你这么喜欢合德姑娘，为什么还要勾结桑家人谋害她？难道你不知道合德的嗓子就是她的命根吗？”

范小鱼这句话如同一枚超级炸弹，霎时炸出一片惊愕。

“什么？”弓和猛然后退了一步，眼神一下子慌乱起来，开始语无伦次，“东……东家，你……你说什么……我……我不明白……我什么……时候……候……害……桑……桑家……”

“小安，你过来。跟各位叔叔、伯伯、姐姐、哥哥说一下，昨天你们是怎么被坏人带走的？”范小鱼寒着脸，让严小安走上台来。

“昨天，弓叔叔说甜水巷有一家店的菊花酒酿得特别好，给了我十文钱，让我偷偷去打一斤来孝敬爷爷，好给爷爷一个惊喜，所以我就瞒着爷爷偷偷地去了。我才走到半路，突然就被坏人蒙住嘴抓起来了，再后来，爷爷也被抓来了。他们逼着爷爷给合德姐姐下毒，要毁了合德姐姐的嗓子。爷爷不肯，他们就威胁爷爷要杀了我。要不是突然有一位厉害的大哥哥出现，我和爷爷……”

想起昨日的情景，小安仍是十分后怕。范小鱼轻抚了一下他的头，将他搂到自己身边，看向台下的严先生，“严先生，现在请你说一下你是怎么被人抓去的。”

“老朽当时正在拉琴，为下午的演出做准备，忽然有人扔了一团包了石头的纸进来，上面写着如果想要小安的命，就马上单独到后面的巷子里去，而且不准告诉任何人……”严先生一面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一面痛心疾首地看着弓和。他真没想到，害他的居然是这个自己倾心相授的徒儿。

“不……不是我……”弓和拼命地解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我让小安买酒，是真的想孝敬师父的。”

“那这个又怎么解释？昨晚你偷偷溜出院子去私会桑家人又怎么解释？”范小鱼使了一个眼色。罗宣从身后拿出一个包袱扔到台下，几个银锭滚了出来。

弓和一下子瘫软在地，大厅内再度一片哗然。

“无耻小人，叛徒！”合德大步地走了回来，杏眼圆睁，“你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我？”

“不，我没想害你！”弓和原本怯懦地抱头承受着众人的唾骂，听见合德的声音，猛地抬起头来，歇斯底里地大声分辩。

“没有害我？难道那瓶哑药是假的吗？”合德更加愤怒。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想要毒哑你啊！他们……他们原来只骗我说要折了我师父的手指头……我没想到……我不知道他们是要我师父害你呀！”弓和承受不住四周的压力，更承受不住合德那厌恶仇恨的眼神，心理更加崩溃，居然猛地向前爬了几步，一把抱住合德的腿，放声痛哭起来，“合德妹妹，你相信我，你相信我啊！我心里喜欢你还来不及，我……我怎么会害你啊！”

“呸，谁是你妹妹！你这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丧心病狂的叛徒！我宁愿从没认识过你！不要污了我的眼！”合德本就是个烈性子，见弓和不但厚颜无耻地说喜



欢她，居然还敢触碰她，狂怒之下，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去。

弓和一声惨叫，脸上顿时涕泪和鼻血纵横，哪里还有半分平日的温雅风采？

“妹妹，不要打了……”飞燕忙拉住想继续发飙的合德，泪盈盈地看着自己曾仰慕的男子，心中又痛又怒，又怜又恨。

“姐姐，你不要拦我！亏你还对他心心念念，这种无耻之人哪配得上你的喜欢！”合德怒不可抑。

“我……我……”被亲妹妹在如此尴尬的场合当众捅破心事，飞燕本来就柔弱的性子哪里承受得了这番打击，当下花容失色，猛地捂住脸就往外飞奔。

“姐姐……”合德自知失言，顾不得弓和，丢下包袱就去追。

“先看着他。”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范小鱼自然不放心她们姐妹就这样跑出去。想到要拦人就免不了拉扯，罗喜和范岱都不便于出面，心念电转间，她已亲自下台追了出去。

却说飞燕的一片芳心，半刻之前还全部挂在弓和身上，哪料只不过些许时光，自己的天地就被无情地翻转。巨大的羞辱绝望之下，她只想离开百灵阁越远越好。一双小脚在潜能的激发下跑得飞快，一向健跑的合德发足猛追，一时竟追不上她。

当然，对范小鱼而言，姐妹俩的这点速度根本不值一提。她之所以和她们保持着一段距离，其实是体谅飞燕此刻的心情，想让她在奔跑中多发泄一下。

可范小鱼没想到的是，飞燕刚一跑出瓦子来到大街上，就冷不防迎面撞上了一个人。只听咚的一声响，两个人都已翻倒在地。

“飞燕！”

“官……公子！”

两道尖呼同时出声，只不过一个是女声，一个是男声，前者纵然高亢却依然悦耳，而后者的公鸭嗓，就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了。

说时迟，那时快，地上滚成一团的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合德和另一个人影已极有默契地扑了过去，各自把自己的人扶了起来。

“姐姐（公子），你怎么样？”

合德和那个公鸭嗓再度异口同声地道。

飞燕心中本就充满了委屈，身体上的疼痛像是一把催泪剂，让她的眼泪喷如泉涌。不等合德扶起她，也顾不得大庭广众，她一把搂住妹妹，伏在她肩上痛哭了起来。

来。不过美女毕竟是美女，她这一放声痛哭，非但不似寻常妇人那般俗不可耐，反而更显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令闻者心酸。

那个被撞得七荤八素的公子才刚站起来，还未来得及发怒，就先听到飞燕的哭声，一腔怒火顿时消散了一大半，忙一边拍打着衣服，一边温和地道：“我没事，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刚才小人听见好大声，官……公子，您哪里摔疼了，可要赶紧告诉小人，不然小人可是万死也不……”青色的身影忙着给他整理衣冠，几乎要哭出来了。

“咳咳……我说了，我没事。人家一个纤纤弱弱的姑娘家，只是一时走路不小心碰到了我，能撞得多疼？倒是那位姑娘……李德，你快去问问人家可伤着了？”

那公子强忍着胸口的郁闷，抬头看向抱头痛哭的姐妹。他一身得体的淡青色刺绣锦袍，眉目相当清俊，看起来颇为年轻，不过十七八岁而已，脸上虽然犹带痛意却已泛起宽容的微笑，令人顿时大生好感。

“这位公子真是好脾气，好性子啊！”

“瞧这位公子的衣着打扮，应该是位贵人吧？”

“我看肯定是。如今这样好说话的贵公子可不常见了，难得啊，难得。”

“这才是君子之风啊！”

年轻公子这一答一问，周遭围观的百姓们顿时纷纷赞颂，眼尖的已经认出了两姐妹。

“这两位不是百灵阁的飞燕和合德姑娘吗，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是啊，真奇怪。百灵阁的人向来少有人敢去欺负的，今儿怎么会……”

“喂，我家公子问你，你可伤着了？”尊贵的主子被人撞倒在地，还要反过来去慰问人家，李德心中是一万个不乐意，但上命不可违，他只好走上前去，只是语气却好不到哪里去。

“不曾不曾，多谢小哥关心。还望小哥代为转告一声，是我姐姐鲁莽在先，冲撞到贵家公子，合德在此向公子赔礼了！”合德忙道。因抱着飞燕，无法起身行礼，她只好微微欠了欠身，一边拍着飞燕的背安慰她，一边诚恳地向那年轻公子报以一笑。她本是冷若冰霜、性情如钢的女子，对于男人向来不假辞色，但今日自家理亏在先，人家宽容在后，因此难得地放低了姿态。



“哼，要不是我家公子不计较，你就是赔千万次礼也不够！”李德却毫不领情，气呼呼地抛下一句，忙回去搀扶自家的主子。

“李德！”年轻公子嗔怪了一声，对合德微微拱手道，“原来姑娘姊妹就是百灵阁的飞燕、合德。在下早闻两位姑娘技艺出众，今日得见，实为有幸。”

“公子过奖了。”合德轻轻地推了推姐姐，示意她注意现在所在的环境，然后扶着她站起，再次行礼道，“小女子姐妹今日还有要事，多谢公子宽容大量，就此告辞了。”

他们这儿你来我往地交谈了好几句，飞燕自然也不是丝毫不知，只是她刚撞了人家，一双美目又正通红，羞窘得哪敢抬头，连对方的脸都没敢看，匆匆福了福身便想转身离开。

“两位姑娘请便。”姐妹俩的姿容虽然出色，周围行人也都纷纷趁机大饱眼福，但这位年轻公子的脸上却始终带着和煦的笑容，欣赏固然有之，却无半点亵渎之意。

“公子……”李德似乎想说什么，那年轻公子却微微摇了摇头。他目送姐妹俩回身走向瓦子，也要起步继续逛街。

然而，他愿意将这段插曲就此揭过，别人却不见得也有此心性，尤其是某些无事也要生非的小人。

“噯——”一个十分夸张的男声拖长了音节，自以为潇洒万分地吟唱道，“美人哭泣，梨花带雨。飞燕合德，双姝合璧。此等难得美景若是如此错过了，岂非三生有憾？”

随着声音响起，还未散去的人群被数个家丁粗鲁地推开，走出一个纨绔子弟轻佻地拦住了两姐妹。

一直隐在暗处旁观的范小鱼不由皱起了眉头。没想到被撞到的正主儿没上演经典的调戏戏码，旁边倒来了只不长眼珠子的色狼。

“让开！”不同于刚才带着歉意的微笑，合德美艳的容颜一下冷若冰山。飞燕吓得赶紧躲到了妹妹身后，那位年轻公子也不由得止步回头，好看的双眉微蹙了起来。

范小鱼本想上前，可看到他回头，心中一动，又改变了主意。

刚才在人群中，她早已将这位年轻的公子打量得清清楚楚。就在他被那个李德

从地上拉起来的时候，里袖和里袍都翻了一点出来，尽管瞬间就被李德机警地挡住，但两抹一闪而过的鲜艳明黄，她却绝对没看走眼。从隋唐开始，明黄这个颜色就成了皇家专用之色，除了皇帝，便是太子和王爷也不能随便使用这个颜色。而这个年轻公子看起来不会超过十七八，正是当今那位的年纪，再加上李德那尤其好似太监的嗓子……

这一切推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尽管范小鱼真的觉得应该不会这么巧地遭遇微服私访这种狗血情节，但她还是有九成的把握，肯定自己确实是中大奖了。

到底要不要借机结识这个百分之九十九就是那位大人物的年轻公子呢？在年轻公子和合德交谈的时候，范小鱼私底下已经转了好几转心思，终究还是按捺下自己那跃跃欲出的攀附心理。虽然和皇帝套关系好处多多，不过她可没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家人小心谨慎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要指望这种依靠外力的幻想比较好。

可是，她打算让事情就此了结，命运却偏偏不肯如她所愿，硬是派了个搅局的瘪三出来，令事情再生变故。

“让？本公子从来就不知道让字怎么写。”某自以为风流的瘪三忠实地扮演着欠扁的角色，十分敬业地把轻佻和猥琐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知道怎么写就回家问问你娘。”合德冷冷地道，后退一步避开那招牌的调戏工具：一把扇子。

“俗话说，有奶便是娘，不如小娘子和我一回家，亲自教教本公子这个让字怎么写吧！”瘪三邪恶地道，一双贼眼在合德的胸口绕了好几圈。

“哈哈……是啊，小娘子，不如跟我们家公子回去吧。我们公子家有上好的文房四宝，到时候，你们两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四周的狗腿十分配合地淫笑起来。那瘪三更是得意，扇子一展，摆出一副猪头样迎风招摇。

“放肆，光天化日，竟然在天子脚下调戏良家妇女，你家大人是如何家教的？”一如范小鱼所预料的，年轻公子转了回来。清越的声音中含着薄怒，他虽没有用大声的训斥来表达自己的凛然正义，但温和的容颜却有几分不怒而威的气质。

“良家妇女？哈哈哈哈，笑死人了！多管闲事的臭小子，你哪只眼睛看到这里有利家妇女了？是这个，还是这个，还是这个？”瘪三刷地一下合起扇子，点向人群中几个毫无姿色的中老年妇女，笑得前俯后仰。

“我说的是被你调戏的两位姑娘。”年轻的公子挣开李德的手，正色道。



“两个伶人也算良家妇女？哎哟，这可是本公子听过的最大的笑话！”瘰三笑得越发大声，随即脸色光速般一变，“本公子看上她们，那是她们的福气！你个臭小子不要多管闲事，否则有你好果子吃！”

“飞燕、合德姑娘都是冰清玉洁的人，你不要污蔑她们！”人群中有人壮起胆子喊了一声，可被瘰三凶狠的眼光一扫，立刻无声无息。

“伶人也是人，一样是天子的子民，除非官招，否则她们有权利拒绝，任何人都不得强人所难。”年轻公子仍是沉着道，既不动怒，也不退让，说话更是有理有据。

“公子……”听到年轻公子如此为她们姐妹辩护，被狗腿们围在中间的合德动容地叫了一声，冰山似的容颜不禁裂开了一丝缝隙。

这才是大家风范，范小鱼暗中赞了一声。在这人们普遍视优伶低贱如奴婢、娼妓的古代，这句话就算是从寻常人口中说出都相当不易，何况是如此尊贵之人。

像今天这种情况，如果换作自家的老爹，一定会苦口婆心地说上一大通道理，努力说服那小瘰三，就算人家动手揍人都不会轻易还手，直到最后无奈时刻才会带着人施展轻功逃走。而若是范岱，恐怕早就蒙了脸跳上前去，噼里啪啦狠揍一通，打得小瘰三和所有狗腿子哭爹喊娘地抱头鼠窜。

而若是自己，范小鱼摸了摸手中的铜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对待某些畜生，她比较喜欢来阴的。

不过，眼下她还想看看这个贵人会如何解决这种场面。

“老子就要强人所难，你待怎样？”小瘰三语塞，恼羞成怒地强硬起来，没耐心再装风度，阴鸷地一挥手，“把人给我带走！”

“谁敢乱动！”年轻公子愠怒起来，踏前了一步。

“哟嗬，怎么着，你还真想坏老子的好事？”小瘰三也怒了起来，上下打量了一下年轻公子淡青色的衣袍，轻蔑地道，“瞧你这寒酸样，顶多也就是个九品芝麻官吧。老子劝你还是识趣点好，不然，信不信老子让你滚回老家？”

“你既然知道我起码是个九品，还敢如此无礼！”年轻公子目光闪动，像是被气得不轻。

“哈哈哈，无礼？老子还没真正开始无礼呢！臭小子，要不是看在你大小是个官的分上，老子早就不跟你废话了。现在老子最后警告你一句，你要是再敢啰里啰唆地来拦老子，老子就让舅舅废掉你的乌纱帽！”小瘰三耐心已尽，再度命令道，

“给我带走！”

狗腿们齐声应和，纷纷伸出爪子抓向几番突围不成的合德姐妹。范小鱼眉毛跳了一下，想要出手，又忍了下来。

姊妹俩身单力薄，虽然呼喊着想求援，仍很快就被四个人抓住手臂。周遭的人尽管面带不平，却无人敢挺身而出。知道人家是官还敢教训，这小瘪三的来头该有多大呀！他们区区一介小老百姓，哪里惹得起这种人。

“住手！”年轻公子这下可真怒了，俊脸上再也不含半分温和，双眼似剑般直逼小瘪三，“你舅舅是谁，竟敢纵容亲戚当街抢人行凶？”

“我舅舅是谁？嘿嘿，说出来吓死你！”小瘪三冷笑道。

“我倒想被吓死看看。”年轻公子冷声道。旁边的李德几次想把他拉开都不成功，早已急得团团转。

“当今枢密副使、参政知事夏竦夏大人就是我舅舅。”小瘪三趾高气扬地竖起大拇指道。

范小鱼脸色顿时一沉。夏竦？果然是有其舅必有其甥啊！

“李德，拿我的印信去把夏大人请过来。”说到“请”时，年轻公子把音咬得尤其重。

“公子，不行啊……”李德拉了拉他的衣袖，极低声地附耳嘀咕。

范小鱼耳尖，清楚地听到他说的是：今儿是重阳，恐怕夏大人这会儿不在府中。而且官家今天是偷偷溜出来的，要是这件事惊动了太后，官家下次再要出来就不容易了。

官家？这年轻公子果然就是宋仁宗赵祯啊！

“就算下次不容易出来，朕今日也不能袖手不管。既然夏竦可能不在，你也不要去找他了，你直接去找开封府。”赵祯低声道。

“还是不行啊，官家。今儿我们是私自出来的，连个侍卫都不曾带，小人要是走了，还有谁能保护官家呀，这万一……”

李德哭丧着脸正要继续劝告，那边的小瘪三却被那句去“请夏大人”激得跳了起来，再见他们主仆二人嘀嘀咕咕，竟似浑然不把他放在眼里，更是气得呱呱叫。

“好啊，臭小子，别以为我给你几分脸，你就可以这么张狂！居然还敢请我舅舅来这里，呸！你以为我舅舅是你这种人能请得动的吗？来啊，给我打！好好地教教他这官场上的规矩！”



最喜欢狗仗人势的狗腿们早已摩拳擦掌地准备揍人，小瘪三一声令下，立时都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李德赶忙拦到赵祯面前，展开双臂拼命护着赵祯，同时尖声道：“谁敢动我家公子一根毫毛！你们知不知道……”

“打！”小瘪三浑然不惧，大有天塌下来都有老子撑着的小霸王气势。

凶狠的目光已瞪起。

碗大的拳头已抡起。

粗大的毛腿已抬起。

开封城内，繁华大街，无数围观群众紧张的目视下，一场前所未有的、惨绝人寰、当众殴打一国至尊的悲剧即将发生……

“啊……”

“哎哟……”

“娘呀……”

说时迟，那时快，未等心急如焚的李德在危急关头喊出赵祯大 BOSS 的身份，那群拳头挥到一半、臭脚刚刚抬起的狗腿们，忽然间都极有默契地惨呼着，并跳起了古怪的舞蹈。

只见他们一下子收腹，一下子挺胸，一下子左扭，一下子右扭，两只手更是拼命地飞舞着，挡脸，捂屁股，挡胸，摸手臂，抱腿……偏偏每个人的姿势都不一样，再配上那或仰天或低头的哀号声，以及不时从他们身上掉下来的铜板声，整条大街顿时由于这些舞蹈家的精彩“表演”而显得生机勃勃、欢腾热闹。

这突如其来的诡异一幕，顿时惊呆了所有的人。小瘪三在傻了几秒后总算记得寻找掩护，一把拉过一个狗腿子拦到身前，只敢露出一个头四下环顾。

对面的主仆二人脸上同样满是惊讶之色。公鸭嗓李德还维持着双臂舒展的姿势，下巴却好似快要脱落。他身后的赵祯则四下寻找暗中相助的人，温雅的脸上再度浮起一丝笑意。再看四周，围观的百姓密密麻麻，个个脸上都是看好戏的兴奋之色，每个都像下黑手的，可又每个都不像是有能耐的。

“谁？是谁？”小瘪三在环视了一圈，以为自己安全之后，被暗算的愤怒终于战胜了惊讶和恐惧，暴跳如雷地叫了起来。

回答他的是一道几不可闻的风声，以及……

“啊……”小瘪三刚才还咧开的嘴一下子变成了个血窟窿，两颗门牙已光荣下岗，而他身前的那个狗腿子却还好好地站着。